



宁波文化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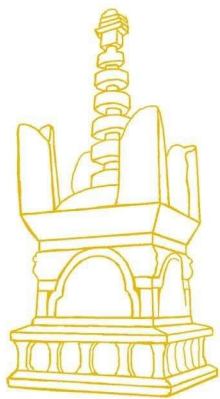
第一辑

主编 何伟

东南佛国

宁波佛教文化

与佛教有着殊胜因缘的宁波有「东南佛国」之称。境内的天童寺、阿育王寺、雪窦寺、保国寺、七塔寺等古刹丛林享誉国内外，在佛教文化传播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大德层出不穷，他们共同造就了宁波佛教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徐剑飞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宁波文化丛书

第一辑

主编 何伟

徐剑飞
著

东南佛国

宁波佛教文化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南佛国 : 宁波佛教文化 / 徐剑飞著 .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 2014.11
(宁波文化丛书 . 第 1 辑)
ISBN 978-7-5526-1815-0

I . ① 东… II . ① 徐… III . ① 佛教史—宁波市
IV . ①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8491 号

丛 书 名 宁波文化丛书·第一辑
丛 书 主 编 何 伟

本 册 书 名 东南佛国 : 宁波佛教文化
著 者 徐剑飞

责任编辑 张爱妮 沈建国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 编 : 315040

网 址 : <http://www.nbcbs.com>

电 话 : 0574-87264975 (编辑部)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印 张 18.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815-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574-87248279
说明:本书中部分图片因资料所限,未能与相关权利人取得联系,敬请相关
权利人与编辑部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并在重印时署名。

唤醒宁波的文化之魂

◎何 伟

(一)

中国的古城实在不少,若论我国沿海最早的文化古城,只要稍稍具备历史地理的眼光,都会聚焦宁波——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

这座从远古走来的名城,河姆渡的骨哨一吹就是七千年,展开了一幅幅风云际会的历史长卷。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不难发现宁波在我国沿海各大城市中的“早熟”:当宁波沐浴河姆渡的文明曙光时,我国海岸线上的先民基本还处于文明的空白处;当宁波先秦时期设县建制,广州还是邻近番禺的宁静村庄;当宁波唐代建州(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已是“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的繁华城市,此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海滨渔村;宋代的宁波已是我国闻名国际的四大港口城市之一,天津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片滩涂;及至近代宁波作为“五口通商”被迫开埠,青岛、大连等城镇化才刚刚起步,更不必说改革开放后才崛起的深圳了。

如此“炫耀”的类比,无意仰己抑人。只想说明,以商城闻名的宁波,其实是隐身的文化重镇。其文化价值和地位,显然是被低估了。仅以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河姆渡为例:其制陶、稻

谷和干栏式建筑的发现，修正了我国学术界总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的唯一摇篮的定论，确认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另一个发源地。其出土的代表海上活动的六支桨，印证了宁波先民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为我国台湾和太平洋岛屿的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澳大利亚悉尼市迪米蒙地电影制片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拍摄了一部记录太平洋沿岸历史的影片，其序幕就是从河姆渡开篇的。

宁波文化矿藏的丰富性和不凡品质，还在于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中国大运河的出海口之一，沿海城市中建城的起源地之一，金融史上我国钱庄的发源地之一，海运史上造船和航海的发源地之一……总之，宁波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宁波的历史区域文化，犹如一座丰盈的藏书楼，在文化复兴的聚光灯下，亟须整理与传播。

宁波历史文化何其久也，宁波地域文化何其丰也，先贤前辈们已经为宁波开辟出了一块文化沃土。每念及此，作为祖籍宁波、生活于宁波的我，不禁对家乡深厚的文化遗产肃然起敬。可是，在今天追赶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目标时，有多少宁波人还记得曾经的灿烂？又有多少人了解宁波往昔的辉煌？

（二）

区域文化研究的兴盛和传承，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独特景观，既得益于文化的复兴，又受到区域发展竞争的推动。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等，不一而足。这股热潮也波及作为吴越文化分支之一的宁波文化。

某种文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基本上是由地缘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文明所处的地缘环境与精神性格之间有

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影响一个文明的精神气质最根本的因素，是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换成老百姓的说法，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潮汐出没的宁绍平原居中，多类型地貌孕育出姚江、奉化江、甬江流贯其中，江河湖海点缀其间，构成了宁波“经原纬隰，枕山臂江”的地理特征。“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宝庆《四明志》）“自宋以来，礼俗日盛，家诗户书，科第相继，间占首选，衣冠人物甲于东南。”（成化《宁波府志》）

文化早熟的宁波好比一个内敛聪慧的智者，有外貌形象，有性格气质，也有个性脾气。发源于四明，耸立于三江，兼得中西交汇之利，倚其 7000 年的文明发展，塑造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优秀文化符号、习俗和精神，说得洪亮一点，叫作“宁波文明”。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符号。宁波的文化特质，如果要用极精简的字词来表达，就是“江海”和“商贾”。水路交通和商帮文化是阅读宁波风云际会悠长岁月的两个关键词。伸展开来，从类型看，有海洋文化、农耕文化、港口文化、海防文化；从特质看，有商帮文化、耕读文化、工匠文化、饮食文化；从思想看，有浙东文化、佛教文化；从文人看，名儒硕彦，人文荟萃，有南宋的心学先贤“甬上四先生”，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严子陵、知行合一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开启日本明治维新的导师朱舜水、工商皆本的民本思想家黄宗羲……正可谓千年古城，百年风云，几度沉浮，气血不衰，乃文化之力也。

（三）

一座城市的持久吸引力，不在林立高楼，而在文化气质。让

城市站立不衰的,是文化“软实力”。表面上看,决定城市差异的是经济,骨子里是文化。今观神州,仰赖房地产狂奔的造城运动,流水线般建造的排排高楼大厦取代古城旧貌,割断了多少城市的历史脉络,推平了多少地域审美特征,埋葬了多少丰厚的历史记忆,已经无法计算。宁波籍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认为,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多样,每个城市都有独特和鲜明的城市形象。可惜,现在我们 660 个风情各异的城市形象基本都消失了,即使有,也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很难再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城市形象。眼下,追名逐利遗失了文化,随波逐流遗忘了故乡,身在故乡而不知故乡何在。

物欲越是膨胀,文化越是珍贵。宁波人之所以成为宁波人,并不是因为出生在宁波,而是身上承载着宁波的文化符号和基因。这些由宁波的风俗、语言和信仰因素组成的“宁波腔调”,以及地缘、血缘关系组成的坐标系,会让人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不论你身处世界何地,只要据此便可找到家乡,认祖归宗。如果遗失了宁波文化,即使站在这片土地上,也很难再是宁波人。令人忧心的是,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急切步伐下,本土历史文化面临诸多存亡考验。公路毁了,可以修复;房屋塌了,可以重建;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如同绝迹的物种,没了,就永远没了。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迷失和情感归属的危机,成为一种流行国际的精神疾病,正是文化除根后流离失所的后遗症。

今天的宁波缺什么?不少人感叹缺文化,我看来,表述不很准确。宁波并不缺少文化,缺的恐怕是对丰厚文化的记忆和传承。“文之无书,行之不远”,作为文化工作者,作为宁波人,我们深恐随着时间的推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文字的阙如而流失,随着记忆的衰退而归零。把文化摆在什么位置,不仅仅取决于政府,更取决于每一个厕身其间的市民的态度。文化是城市之魂,是我们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基座。唤醒城市记忆的味道和画面,

保护并标出宁波的文化风景线,绘制文化地图延续文脉,亟须一套权威、全面、通俗的文化读物。本丛书的出版和传播,即是努力之一。

(四)

本丛书的编纂,虽非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却颇费周折,几起几落,幸得宁波文化事业基金委员会慧眼识珠,忝列扶持项目,又得宁波市委副书记余红艺、宣传部部长洪嘉祥及市委宣传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宁波出版社调集精干,组织本地学界文化精英,殚精竭虑,撰写这套丛书。

自2012年始,编纂委员会成立并确定了丛书的编纂大纲,专家们从宁波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坐标中,尽可能筛选出具有鲜明特色和传承价值的内容作为首批选题。第一辑八种,选题侧重反映对宁波发展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八个方面地方特色文化。计划此后逐年推出各类文化系列,集腋成裘,奉献出宁波文化的“满汉全席”。

丛书着力点不在学术钻研和考证,而在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定位在文化“小吃”,充其量是宁波文化史的通俗版、系列专题篇,绝非贯通一气的皇皇巨著。丛书力求编排图文并茂,文字通俗易懂,集知识性与文学性、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雅俗共赏,老少皆宜,为大众提供一张文化寻根的导游图,以及一杯安顿旅者心境的下午茶。于闹市中拾取一份宁静,于纷繁中理出一片安详,于浮尘中闻到一缕书香,于物欲中寻得精神的家园。

2014年夏写于水岸居

(本文作者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目

录

	● 总 序	唤醒宁波的文化之魂	001
	● 佛光初现		001
	● 东南佛国		009
	【一】	东南佛国梵王宫	011
	【二】	舍利之光	021
	【三】	应梦名山	031
	【四】	栖心兰若	039
	【五】	保国寺的前世今生	049
	【六】	怀海结缘金峨寺	057
	【七】	碑中佛事	067
	【八】	鉴真与阿育王寺	075
	【九】	布袋和尚	083
	【十】	四明知礼	093
	【十一】	延寿智觉与《宗镜录》	103
	【十二】	雪窦颂古	111





【二十九】	太虚在宁波	273
【二十八】	弘一遗踪	263
【二十七】	弘法利生的践行者	253
【二十六】	谛闲与观宗学舍	245
【二十五】	冷香	235
【二十四】	皇帝与高僧	225
【二十三】	密汉之诤	215
【二十二】	天童第一座	207
【二十一】	史氏家族的佛缘	197
【二十】	天童如净的禅法	187
【十九】	荣西与道元	177
【十八】	从无学祖元说开去	169
【十七】	南宋佛学泰斗	161
【十六】	皇皇巨著	151
【十五】	大慧宗杲与看话禅	141
【十四】	宏智正觉与默照禅	129
【十三】	哑女维卫	121



佛
◇
光
◇
初
◇
现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从阿育王时代开始走出国门向外传播，后来沿着丝绸之路传到西域各国，由西域再往东，大约是在西汉末东汉初，佛教文明就开始与中华文明接轨了。

真正促成这两大文明结缘的，是帝王的一个梦。

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恍惚之间梦见一个巨大的金人，项佩白光飘然而至，见了他也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刘庄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梦境，既惊奇又兴奋，第二天就向几个近臣说起了这个梦。兰台令史傅毅告诉皇帝：“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一定是佛。”

关于佛教的消息，在这之前已经在少数人的耳边刮过，但只是点点滴滴，像微风细雨，并没有引起众人特别的注意。刘庄的这个梦，算是正式达到了“天听”。

不久，汉明帝就派遣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这些使臣走到大月氏国，也就是现在阿富汗一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交谈以后，汉朝使臣恳请他们到东土弘法，两位高僧欣然答应。三年后，一群人千里迢迢到达了京都洛阳。

那一年，是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

汉明帝亲自召见了两位天竺高僧，翌年又敕命依照天竺宫塔的样式，在洛阳城西雍门外的衙道之南，建造了一座僧院以供两位天竺高僧清修。由于他们携带的佛像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所以这座僧院就取名为“白马寺”，洛阳白马寺由此而成为中华第一佛寺。

摄摩腾和竺法兰着手翻译他们带来的佛经，首先译出了《四十二章经》，那是从《阿含经》中节选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四十二条语录。《四十二章经》是中国佛教的启蒙经典，也是佛

经汉译的开始。经书译出后，汉明帝下令将它收藏于朝廷专藏图书的兰台石室内。

但佛教在中国传播初期并不是很顺利，因为汉代总体来说是个崇儒的社会，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已融入到华夏民族的血液里，汉末以后老庄哲学和玄学又开始盛行。当时从帝王到民众，看佛学不过是九十六种道术之一，佛学在当时能够缓慢传播，是因为它的性质近于道术。再后来，佛学倚傍着玄学传播流行。所以直到那两位印度僧人客死洛阳，佛教在中国大地也没掀起多大动静来。

其实，佛教在浙东地区传播还早于此。相传东汉建武年间，中书郎张齐芳弃官隐居于灵山，后舍宅为寺，名灵山寺，即为保国寺前身。几十年后的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僧人普定在现位于北仑大碛的灵峰山结精舍设像行教。设像行教字面理解应该是挂着菩萨的画像向芸芸众生宣传佛法，但不知敬的是哪位菩萨，传播的又是哪门宗派，后来好像也没有寺院名称的记载。

到了三国时期，整个浙东地区已有寺院十余所，其中宁波境内有记载的寺院为慈溪的普济寺、五磊寺和吉祥寺。最早的灵山寺和普定创建的无名精舍在这个时候似乎销声匿迹了，这很正常。因为佛教初传时期，大都是某位有理想追求的僧人单枪匹马孤军深入到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搭座简易的茅棚自行修炼，自生自灭，也有后来发展成几间十几间规模的，却经不起接二连三的火灾水淹，说没就没了，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又有僧人或信徒在原来的废墟上兴建寺院，把这段历史给续上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寺院，都是沿着这样的脉络螺旋式发展的。

普济寺创建于三国赤乌时代的公元239年，吴国太子太傅阚泽在慈湖边上舍书堂而建，这是宁波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寺院，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普济寺究竟请来了哪位高僧前来住持这座佛教道场，不得而知；同样在三国赤乌年间，有位名叫那罗



图① 霞光下的育王寺

延的西域梵僧来到慈溪的五磊山,在那里结茅修行,是为五磊寺的前身;至于吉祥寺,《宁波佛教志》说其位置在县西南 50 里,创建的时间也是在三国赤乌年间。

赤乌,是东吴孙权的年号。现有的佛教资料记载,江南地区的佛教,是从汉末开始传入,到三国东吴时才逐渐得到流行。最早把佛教传入江南地区的,是那些从关中和洛阳等地为逃避战乱而迁居吴地的人。这些仓促逃难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佛教徒,其中不乏高僧大德,比如安世高和支谦。

安世高原在洛阳翻译佛经,为避乱杖锡江南,先是到庐山,然后到广州,最后到达绍兴,关于他在江南一带弘传佛教,有许多神异的传说。支谦原来也在洛阳学习大乘佛教理论,与数十乡人避乱到吴地后,孙权听说其博学多才,就拜为博士,辅导东宫的同时修行译经。再后来,康僧会走进了赤乌年间的江南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高僧传》记载,公元 247 年,康僧会来到建业,孙权认为汉

明帝当年梦见神为佛，并不可信，要求康僧会以能得到舍利而有灵验，便为他造塔立寺，否则就要依法加以处罚。康僧会在 一间静室里，洁斋祈祷，经过二十一天苦修，竟然以他的至诚，而有舍利出现在预先准备好的铜瓶内。这个奇迹说服了孙权，因此建塔立寺，这也是江南最早由官方出资建造的寺院，所以取名建初寺。

康僧会是一位富有宗教实践的僧人，他用“佛儒结合”的方法传播佛教，在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中，糅合儒家的治国思想，这样做得到士大夫和帝王的支持，为大乘佛教在中国流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典籍《广弘明集》有一篇《吴主孙权论叙佛道三宗》的文章，里面有阚泽向孙权论析佛道儒三家优长而使“吴主大悦”的记载。这位阚泽，就是在慈湖边上舍宅建普济寺的那位太子太傅。

大觉佛陀的声音，在僧宝们的传统诵唱下，迈进了魏晋南北朝的大门。这是个非常怪异的时期，封建割据导致的政治紊乱，连绵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在政权频繁更迭的同时，旧有学术思想道德观念动摇。恰恰在这样乱糟糟的大环境下，意识形态却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涌入，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

向来以从容风格示众的佛教，内部的格局也是异彩纷呈，大乘的“般若”学用空无否定世俗世界，小乘的“禅数”学则以法体实有论证士族品类等级的合理性，在热热闹闹的争论声中，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南北朝，佛教不仅在民间狂热发展，在宫廷与贵族之间，也引起了广泛响应，佞佛之风盛行，帝王舍身之事屡有发生，建寺造像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第一次西风东渐，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规模遭受了异域文化的涤荡。

如果要追根溯源，或许是，在动荡的乱世里，生命的痛苦和

普遍的苦难,使得人们看不到出路和光明,希望有一种新的精神家园,能够逃避或者皈依。佛陀深邃的智慧和普度众生的博大胸怀,给那些不安的灵魂以慈悲的抚慰,让人们看透生命的虚幻本质,以超越生死的平常心去接受人生的过程。所以佛教在当时能够迅速传播,不仅仅是传道者的意志,更是国人对它的一种需求。这是历史的相逢,给当时中国人精神的天空增添了一颗明亮的新星。

在浙东,虽然当时的佛教中心在绍兴,但宁波佛教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并州离石人刘萨诃来了。

刘萨诃僧名慧达,原本是个双手沾满生灵鲜血的小军吏,后来在梦中经观音菩萨点拨而皈依佛门。公元282年,慧达东游至鄞县乌石岙得佛舍利宝塔,于是结茅守护,成为阿育王寺的开山之始。一百多年后的东晋义熙元年(405),舍利宝塔从乌石岙慧达结茅供养处迁到现址,晋安帝诏令建塔亭和禅室,并赐27个僧人守护。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宋文帝敕寺住持道佑增创寺院,立阿育王寺常住田;元嘉十二年又建塔寺。至此,阿育王寺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寺院。到了南朝梁普通三年(522),梁武帝诏令扩建殿堂房屋,并赐名“阿育王寺”,其后的大同六年(540)又命改建浮屠,铸铜佛、铁鼎,写经论,同时敕免阿育王寺田赋。由于历代帝王的大力推崇,阿育王寺很快成为浙东名刹。

公元300年,在慧达发现舍利宝塔十八年后,距阿育王寺不到15公里的鄞县东谷,僧人义兴在那里结茅为庐,潜心静修。相传太白金星曾化为童子,侍其左右,“太白”山名由此而来,义兴也被尊为“太白祖师”,成为天童寺的开山之祖。

两寺创立的年代都在西晋,相隔只有十八年,相距也只有十几里,但在交通和信息闭塞的古代,两位名刹的创始者真正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



图②
东南佛国天童寺

他们并不是宁波平原佛教最早的先导，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三座最有名气寺院的创始者之一。

另一座是雪窦寺，创建时间也是在晋朝，具体年份不详。当时有比丘尼在奉化雪窦山顶结茅修行，因附近有千丈瀑布，取名瀑布院，是为雪窦寺之前身。

除了上述寺院外，在余姚，邑人王阳和虞弘于公元336年在龙泉山建寺，即后来的龙泉寺。还有宁海的慈尊寺、多宝寺，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创建的。到了公元405年，天竺高僧昙猷又在宁海城东十里处创建了白水庵。

南朝新建的寺院更多，先后有奉化的岳林寺、余姚的九功寺、宁海的妙相寺、象山的风跃院（也就是后来的等慈禅寺）以及金仙寺的前身精进庵等，有记载的寺院至少有十多所。

这要感谢当时的政治背景。永嘉之乱后，北方战争不断，南方社会相对稳定，江浙一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促使经济发展迅速；北方名僧先后在汉魏、两晋之际和刘宋立国前后三次大规模南渡，佛教学术中心逐渐转移到南方；东晋和南朝历代统